

浅论唐蕃大非川之战

卢亮华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大非川之战是唐蕃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也是唐蕃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以大非川之战为起点,唐蕃展开了近两个世纪的对峙和争战,由此可见大非川之战的重要意义。关于大非川之战,治吐蕃史者往往语及,但多拘泥于论题,讨论的多是大非川之战某一方面的问题,没有从宏观角度进行考察。本文试图结合汉、藏文史料论述大非川之战的前因后果及对唐蕃关系的影响。

关键词:大非川之战;前因后果;影响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09)01-0046-04

公元670年,唐蕃间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大非川之战。唐朝兴师动众,派大将薛仁贵率10万兵丁进军青海,以助吐谷浑复国。结果却是全军覆没,约和而返。这次战争对唐蕃双方对峙局面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基本上决定了吐谷浑灭亡后双方在青海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这次战争后唐朝再也未曾涉足乌海(今托素湖)以西地区。因此,了解大非川之战的前因后果,对了解唐蕃关系的历史是至关重要的。

一、吐谷浑对唐蕃双方的重要意义

大非川之战的发生地是在吐谷浑,这一战也可以说是唐蕃双方对吐谷浑的争夺之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吐谷浑对唐蕃双方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吐谷浑所据的青海地区处于中西交通的要道上,从青海往北、往东、往东南、往西、往西南都有着畅通的交通路线,联系着中原与漠北、西域、西藏高原、印度等地的交往。吐谷浑处于唐朝与吐蕃的中间地带,它的重要地位使之成为唐蕃双方争夺的重点。

首先,对于唐朝来说,控制吐谷浑,就等于控制了丝绸之路的南道(又称青海道、吐谷浑道),与丝绸之路北道(又称河西道)并进,为进一步深入西域打下基础。一方面是打通了商道,使西域与中原王朝经济往来密切;另一方面,可以以吐谷浑为基地

征讨西突厥。当时西域各部受西突厥控制,唐朝正是经由吐谷浑路不断发兵进击西突厥,恢复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各地和内地的联系,并先后征服高昌、焉耆、龟兹等地的。更重要的一点是吐谷浑是唐朝西北的屏障,吐谷浑与唐朝唇亡齿寒,一旦失去吐谷浑,唐朝的陇右地区就会面临吐蕃极大的威胁。从这一点来说,控制吐谷浑对唐朝抗衡吐蕃、稳定边疆的意义十分重大。因此,唐太宗才会不惜大费周折,以武力征讨吐谷浑,使之成为唐属国。贞观十五年又助吐谷浑平宣王叛乱,巩固诺曷钵的统治,可谓费力甚多。

另外,吐蕃此时正处于向外扩张时期,地理因素决定了它只能向东面谋求发展。而吐谷浑恰好位于吐蕃东面,因此对吐蕃来说,能否控制吐谷浑,也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首先,如果占有吐谷浑,吐蕃的发展空间能变得空前的广阔,既可以向西纵深发展,又可以向东与唐朝争夺陇右,向北控制河西走廊,截断丝绸之路北道,最后达到控制整个西域的目的,从而与唐形成对峙之势。同时,占有吐谷浑,可以为吐蕃提供在与唐争夺陇右、河西走廊、西域时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样就可以弥补吐蕃在与唐对峙过程中因为战事频繁、战线过长、本土人力资源的不足以及军队给养补充之困难^①。

二、大非川之战前吐蕃和唐朝对吐谷浑的经略

(一)吐蕃对吐谷浑的经略

吐谷浑对吐蕃非常重要,吐蕃方面自然积极经营。

公元650年松赞干布去世后,芒松芒赞即赞普位,因其年幼,由大相禄东赞辅政,其子论钦陵握有兵权。此后噶氏父子把军事进攻的重点放在吐谷浑。噶东赞大相亲自经略吐谷浑地区达十余年之久。对于此事,《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多有记载。

在攻打吐谷浑前,禄东赞首先攻占了白兰,切断了吐谷浑的后退之路,为攻打吐谷浑做准备。此后的两年,禄东赞一方面派遣使者向唐朝贡献方物和工艺品,为芒松芒赞请婚,以试探唐朝的反应;一方面前往宁钟地方巡视,作战斗前的准备。公元659年,禄东赞正式出兵吐谷浑。《大事记年》记载:“大论东赞前往吐谷浑(阿豺),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之‘东岱’处与唐朝苏(定)方交战,达延亦死,以八万之众败于一千。”^②吐蕃大败,唐朝声势大振。吐谷浑小王达延莽布支所率的吐谷浑小邦前来“内附”,这自然有损吐蕃利益,噶氏父子于是派大军击讨之。史载:唐显庆五年(660),“吐蕃禄东赞遣子起政将兵击吐谷浑,以吐谷浑内附故也。”^③对于吐蕃的这次行动,唐朝采取了听之任之、不加以干涉的态度,致使吐蕃认为还有机可乘。此后的几年,禄东赞仍留在吐谷浑境内,并且在662年前往象雄的土货尔地方征集军事物资,以备战争急需。翻阅史料我们可以看到一段有趣的记载:龙朔三年(663)五月,“吐蕃与吐谷浑互相攻,各遣使上表论曲直,更来求援,上皆不许。”^④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吐谷浑是弱国、小国,加之又是唐的属国,向唐求援,合情合理。然而吐蕃这个当时已十分强大的国家,攻击衰微的并且是唐属国的吐谷浑,竟然也向唐朝求援,真是滑稽可笑。翻阅《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从659到666年之间,专吐蕃国大权的大论东赞一直“在吐谷浑境”。很明显,这是吐蕃大相倾举国之兵欲灭吐谷浑的重要动向。吐蕃之所以也遣使向唐朝“求援”,其用意无非是禄东赞对消灭吐谷浑的重大举动还感到不踏实,故尔遣使者试探唐朝对吐蕃攻灭吐谷浑的态度。假若唐朝做出支持吐谷浑的反应,则吐蕃或许还得思虑再三。可是唐高宗做出了“皆不许”的错误决定。于是禄东赞便放宽心率大军

进攻吐谷浑。恰逢吐谷浑之臣素和贵逃奔吐蕃具言吐谷浑虚实,吐蕃更是如虎添翼,不久便攻破吐谷浑。诺曷钵与弘化公主只率数千帐弃国逃奔到凉州,请徙居内地。自此,存在了三百五十年的吐谷浑灭亡。

(二)唐朝方面的对策

吐谷浑对吐蕃来说意义重大,积极进取本是意料中事。可是此时唐朝的反应多少让人有些疑惑,先是默许了吐蕃禄东赞遣其子起政将兵击吐谷浑的举动,后对吐谷浑的求援做出了“皆不许”的错误决定,这等于是纵容了吐蕃的野心。果不其然,吐蕃同年便占领了吐谷浑。唐朝这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先后组织了两次军事行动。663年,“上以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帅右武卫将军孤独卿云、辛文陵等分屯凉、鄯二州,以备吐蕃。六月,戊申,又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集大使,节度诸军,为吐谷浑之援。”^⑤这次行动未见成效。接着在总章二年七月,唐朝又组织了一次军事行动,“以左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乌海道行军总管,以援吐谷浑。”^⑥结果却未能成行。其间,吐蕃两次遣使入见,“表陈吐谷浑之罪,且请和亲”,“仍求赤水地畜牧。”^⑦吐蕃无非是想要唐朝承认它侵占吐谷浑的既定事实,唐朝当然不肯。“上不许。遣左卫郎将刘文祥使于吐蕃,降玺书责让之。”^⑧此时的唐朝非常地被动,除了拒绝吐蕃的请求外,没有更进一步的建树。

作为唐朝西北屏障的吐谷浑对唐朝来说非常重要,如果说在633年之前唐朝没有意识到吐蕃的威胁而忽略了吐谷浑问题,那么在633年吐蕃侵占吐谷浑、威胁陇右后,唐朝应该立马组织大规模的反击战,而不只是小规模援助。是什么原因促使唐朝直至670年才立意反击吐蕃,发动大非川之战呢?

首先是高丽问题。当吐蕃连年进取及至消灭吐谷浑时,唐朝却在竭尽全力攻伐高丽。从永徽六年(655年)苏定方奉命伐高丽到总章二年(669年)十二月俘获高藏,高丽战争结束,前后用了十几年时间,唐朝方面投入大量的兵力,朝中最有名的大将都投入到辽东之役,最终取得了胜利。带来的问题却是,连年对高丽用兵,牵扯了太多的兵力,一时抽不出更多的兵力对吐蕃进行反击,致使吐谷浑被吐

蕃一步步蚕食。

其次是吐蕃与唐在西域展开了争夺,牵制了唐朝的兵力。唐蕃在西域的首次真正交锋是在龙朔二年(662年),唐派出苏海政为颶海道总管,以讨伐弓月。因为弓月南结了吐蕃,“海政以师老,不敢战,遂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还。”^⑨此后西域的战事主要有:“龙朔三年(663年)十二月壬寅,以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将兵击弓月以救于阗。”“麟德二年(665年)闰三月,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敕西州都督崔知辨、左卫卫将军曹继叔将兵救之。”^⑩这些战事也进一步牵制了唐朝的兵力与精力。

第三,内部意见不统一。高丽战争加之与吐蕃在西域的争夺让唐没有多余的精力去解决吐谷浑问题。总章二年,高丽战争刚刚结束,吐谷浑慕容诺曷钵如何安置的问题正式提上议程。“诏吐谷浑慕容诺曷钵部落移凉州南近山安置,时议者恐吐蕃以旧怨更击之,帝诏左相姜恪、右相阎立本、左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司戎少常伯崔余庆、左卫将军郭待封、司元少常伯许围等议之,谋发兵先击吐蕃。”^⑪但就是否出击吐蕃、什么时间进军合适等问题,大臣们的意见并不一致。阎立本从民生方面来考虑,认为“民饥未可以师”。契苾何力从战术上考虑,认为:“吐蕃介在西极,臣恐师到,兽鼠山伏,捕讨无所得。至春复侵吐谷浑,臣请勿救,使疑吾力困而骄之,一举可灭也。”^⑫姜恪则认为援助吐谷浑迫在眉睫,“吐谷浑方衰,吐蕃负胜,以衰气拒胜兵战必不亢,不救则灭。臣谓王师亟助之,使国幸存,后且徐可图也。”应该说上述几种意见确实各有道理。当时国内水旱灾害连年不断,如括州、翼州等地发生水灾,剑南各地出现大旱,确实不是出战的时机。而且劳师动众,深入敌军腹地也不易取胜。但是如果不尽早解决吐谷浑问题,只会使吐蕃一直威胁在西域、河西及陇右之地,危害极大。所以姜恪的意见更值得重视。但是高宗进退两难,犹豫不决,只好诏令暂徙吐谷浑残部于凉州南山。

三、大非川之战的爆发

咸亨元年(670年)夏四月,就在唐朝举棋不定的情况下,“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拔换城,陷之。”唐朝只好“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⑬。唐朝在西域的治疗也发生了动摇。在这种情

况下,唐朝再没有犹豫的余地,于是唐高宗决定出击吐蕃。“以右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副之,以讨吐蕃,且援送吐谷浑还故地”^⑭。

唐朝方面可谓踌躇满志,“以逻娑为出事之名,或许有胜利后直捣黄龙之意”^⑮。薛仁贵等率大军从鄯州向西南,深入到青海南边的大非川,然后准备进攻乌海。考虑到“乌海险远,行军甚难,辎重自随,难以趋利”,决定兵分两路:一路辎重部队由郭待封率领,在大非岭上设栅固守;一路主力部队由薛仁贵率领,倍道疾进,到达河口时击破吐蕃的一路部队,然后进屯青海。而郭待封因为耻居于薛仁贵之下,所以没有听从薛仁贵的意见在大非岭上建立阵地,而是带着辎重继续前进,刚到乌海地区就被突然出现的吐蕃军队击溃,辎重军粮全部损失。薛仁贵只好退屯到大非川(大坝河草原)^⑯,在大非川遭到吐蕃军队毁灭性打击。只因薛仁贵与论钦陵约和,一些将士才得以生还。

大非川述之战,是唐蕃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较量。战争的结果是以唐朝惨败而告终。史书记载都把这场战争失败的责任归咎于主将不和,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详加分析,唐军失败、吐蕃胜利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第一,军事力量的悬殊。首先,兵力多寡悬殊。唐军此次出战共派兵丁10万,又分兵而统之,而吐蕃方面袭击郭待封军粮辎重时用兵20万,在大非川与薛仁贵决战时,兵力达40万之众,皆以最大兵力求胜。其次,吐蕃作战的主要兵种是骑兵,而且装备精良,适合骑兵作战的特点。武器种类有枪、剑、矛、弓、抛石,护身服装有九眼铠甲、锁子铠甲、盾和头盔。如此数量多的战马和精良的装备,唐朝自然难以望其项背。

第二,吐蕃采用了正确的战役策略。吐蕃作战喜“诱敌于险境,一举歼灭之”,兵力集中于一役,各个击破。在大非川之战中论钦陵也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战术。薛仁贵也意识到了乌海的险境,所以打算采取突袭的方式。无奈郭待封不听调遣,带辎重前进,把自己暴露在了敌人的眼皮底下。论钦陵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好时机,立马带上大部队截取唐军的辎重。唐军辎重既失,士气低落,对唐军的失败起了

加速作用。

第三,地理因素。唐朝将士基本上来自中原地区,对高原地理环境不适应。我们注意到薛仁贵的部队经历了一个由低海拔向高海拔急速前进的过程,缺乏适应高原环境的必要时间,致使很多人出现眩晕、头痛、心慌、腹泻、疲乏等症状,在行进过程中体力消耗很大。因此于赓哲推测薛仁贵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部队已经被疾病折磨得疲惫不堪了^①,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吐蕃人马久居高原,适应能力极强,可谓熟知利钝,攻守自如。

第四,吐蕃充分利用了吐谷浑的人力、物力资源。吐蕃既得吐谷浑故地,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增。吐谷浑成为了吐蕃一个强大的军事给养基地,连续不断地向吐蕃提供军事所需的人力和物力。据敦煌文书记载:吐蕃多次在吐谷浑行大料集^②。确如史料所载,吐蕃的军粮马匹“半出其中”。另据《吐蕃简牍综录》记载,吐谷浑人还为吐蕃承担军事组织里的许多事物,如为吐蕃运送粮食^③,为吐蕃驻守哨所^④,为吐蕃驻守边防^⑤,参与吐蕃的对外战争^⑥等。吐谷浑人多次参与吐蕃对唐的作战,吐蕃军队中很大一部分是吐谷浑人。依靠吐谷浑部众的协作,吐蕃军队迅速熟悉了当地的山川地势,并且以吐谷浑作为粮饷的供给地,免却了转运的困难。而对于唐朝而言,并没有在吐谷浑建立起坚强的统治。一直以来,吐谷浑内部都存在两股势力,一股是唐朝扶持的以诺曷钵为首的势力,在国内威信不足。一股是附蕃势力,实力相当雄厚,以至于发生了宣王叛乱的事,虽然被唐朝镇压下去,但亲蕃势力并没有清除。在诺曷钵请徙内地后,唐再深入吐谷浑故地就得不到吐谷浑人的协助了。在战争中,吐蕃军队引唐军入遍地山泉之地,唐军不知,“马多颠蹶”。在辎重被劫以后又不能及时补给,“因而败绩”。

第四,唐方面主将不和,原定作战计划不能很好执行。而吐蕃却是上下一致,通过掠夺财物来鼓励战士们的作战热情。

四、结语

大非川之战,唐军惨败,助吐谷浑复国希望破

灭。咸亨三年(672年),吐谷浑王室被迫离开青海,徙居灵州。唐高宗“以其部落置安乐州,以可汗诺曷钵为刺史”。此后,“吐谷浑故地皆入于吐蕃”。

吐蕃既得吐谷浑故地,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增。吐谷浑成为了吐蕃一个强大的军事给养基地,连续不断地向吐蕃提供军事所需的人力和物力。吐蕃以吐谷浑故地为依托,就近供应,不断攻掠河西陇右,争取安西四镇,从此,成了唐帝国西北边境上的大敌。吐谷浑的亡国,使唐帝国失去了与吐蕃之间的缓冲地带,唐朝控制区域由河源退至赤岭(今日月山)一线的“塞内”。面对吐蕃内侵的严重威胁,唐王朝被迫在河西陇右重兵布防,以大非川之战为开端的唐蕃前期对峙局面正式形成。

注释:

①①陈楠.藏史从考.民族出版社,1998.

②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民族出版社,1980:102.

③④⑤苏晋仁.通鉴吐蕃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12,13,14.

⑥新唐书(卷三)·高宗本纪.

⑦⑧⑨⑩⑬⑭苏晋仁.通鉴吐蕃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13,14,15,16.

⑫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吐蕃上.

⑬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⑭关于大非川的具体地点学术界出现了六种观点:(1)海西柴达木河。(2)布哈河。(3)青海共和县西南切吉旷原。(4)惠云河,也就是《大清一统志》的盐河。(5)苦海子大草原。(6)大坝河草原,即切吉以南的黄清河与青根河合流一带。综合各家观点,笔者认为大坝河草原更为可信。

⑮于赓哲.疾病与唐蕃战争.历史研究,2004(5).

⑯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民族出版社,1980年.103,107,111,116,117页.

⑰⑱⑲⑳㉑㉒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文物出版社,1986:34,36,47,63.

(责任编辑 孙国军)